

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 *

曼威·柯司特

陳志梧 譯

* Manuel Castells (1983)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 in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89-336.

“由於生活混亂失序，以致城市亦如是…”

〈穿過生活城市的混亂〉，波特萊爾

“一個研究城市失序的偉大箴言”^①

“不論在任何社會脈絡中，空間的控制對環境品質都很重要……尤其在一個變遷、多元、權力分配不均、問題尺度大的社會中更是關鍵……使社區控制自己的空間成為事實，需要在我們經濟、政治權力與生活方式中有一些劇烈的變革^②。”

“社會運動不是戲劇性的、出人意表的事件。它們是社會生活核心的一個恒常的形式^③。”

28 導言：理論的探索

本書的目的在於深化我們對城市與社會變遷間關係的了解。就如在〈前言〉中聲稱的，我們分析背後的主要假設是：

1. 城市是一個社會產物，是不同的社會利益、價值間衝突所導致的結果。
2. 由於社會支配利益的制度化，城市的角色、意義及結構的主要變革，通常是群眾動員與要求的結果。當這些動員造成都市結構轉化時，我們稱之為都市社會運動。
3. 但是，都市社會變遷不能僅化約為成功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都市變遷的理論應同時考量支配利益的行動與群眾對此支配的替選所造成的空間和社會效果。
4. 最後，雖然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是了解都市衝突的根本，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們並非都市社會變遷唯一的原動力。國家的自主角色、兩性關係、種族及民族運動，以及那些界定自身

^① Charles Tilly, 'The Chaos of the Living City' in Tilly, ed., *An Urban World*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87).

^② Kevin Lynch,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p. 218).

^③ Alain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8, p.45).

為市民的運動，在在都是都市社會變遷的其他源頭。

我們的視界所立基的，以及經驗研究所顯示的，是技術或經濟結構本身並非都市化背後的驅力^④。經濟因素與技術進步在塑造空間形式與其意義上，的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是這個角色，就如同經濟與技術一般，是被人類佔有空間、時間並建構社會組織的社會過程所決定，並且接受新價值的產生與新社會利益的昇起的無情挑戰^⑤。

在我們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中，我們已從不同的角度檢視了社會與都市化間的關係。我們特別專注著關乎城市形式、功能和對抗國家經理都市體系政策的群眾動員。我們的觀察並非僅是經驗研究的專冊。我們已試圖在各章中試著將我們的發現理論化，並且處理一些分析性的議題，以解釋那些特殊的過程。因此，在半組織的層次上，隨著本書的進展，一個強調都市社會運動的都市變遷理論已然成形。既然我們已成功地將我們的主要詮釋建立在歷史經驗上，並且在經驗研究中

^④ See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John Friedmann and Robert Wulff, *The Urban Trans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6); Stephen Gale, ed., *The Manipulated City*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7); Peter Saunders, *Urban Politics: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79); Michael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77); Ray Pahl, *Whose C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Joe R. Feagin, ed., *The Urban Scene: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nd revised edition, 1979); Norman Fainstein and Susan Fainstein, eds., *Urban Policy under Capit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 1982); Michael Harloe and Elizabeth Lebas, eds., *City, Class and Capital*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1, particularly pp.83-113, 161-90, 215-60, and 277-300.) and Glenn Yago, *The Decline of Public Transit in the US and German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 D. Thesis in Sociology, 1980, unpublished) in which he gives the striking example of how transportation policy in America and Germany has been determined by social and political, and not technological, factors.

^⑤ The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urban space has already been developed in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particularly chapters 5 and 8. Also see more recent criticism of the old tradition in a clear socio-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dward W. Soja,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 (1980), pp.207-25; John Friedmann and Clyde Weaver, *Territory and Functio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Plan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 Enzo Mingione,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C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Chris Pickvance, 'Marxis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Urban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 1(1979) pp.218-55; and Ivan Szeleny, 'Structural Changes and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1(1981) pp.1-15.

檢驗了某些關鍵性的假設，因此，把這個分析組織成一個更系統的、理論的形式，應該是有益的。雖然，就如我們在〈前言〉中聲稱的與在〈方法論附錄〉所證實的，我們無意於建立一個假設其概念、關係對所有社會、城市有效，並且預先排除了對它一般性框架的主要調整，以作為不同社會脈絡獨特性的結果的形式理論。總之，我們的確有意提出一個關於不同城市、社會與歷史變遷間互動的一般性觀點，因而可在我們考察的經驗基礎上，發展出一個有力的研究角度。是故，我們試著將此一研究角度，定位於一個寬廣得足以公平處理豐富都市經驗的分析性框架中。

為達成此一任務，我們試著以既有的理論知識體系支持我們的成果。但是，一如在原創性研究中經常發生的，我們很難找到直接有助於我們理論的基礎研究，除了那些我們可以取得某些基本觀念，和學到逼近我們研究對象所必備之謹慎的傑出知識成果外。當我們找尋研究都市運動或社區行動的案例時，我們可能找到相當數量的專書，其中有許多已被融合到本書的經驗性背景中。但是，當我們嚐試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中，找尋關於城市與社會變遷間更系統關連的研究時，則僅能仰賴於極少數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我們理論框架的貢獻，我們將在呈現我們理論之前作一個釐清，我們自己的理論本身是我們的研究與其他不同知識傳統的分析觀念交換的互動結果。

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研究課題相關理論的缺乏，乃由於我們特殊研究角度之故，其中包括研究所詢問的問題一向不為社會學傳統所關心，以及不是都市研究的重要主題之故。舉例來說，我們知道：古典都市社會學乃環繞著芝加哥學派組織起來，過去（現在亦然）比較關心社會統合的問題，而不是社會變遷，他們基本上把後者當成干擾建置道德秩序的來源。這種研究角度可從本世紀前三十年間，美國所歷經之城市急劇擴張與經濟紛亂的脈絡了解。在這段期間，大量移民工人的涵化被當成主要社會問題提出，以尋求社會穩定性與殘酷的資本主義競爭間的並存規則。

但是都市社會學這種古典的統合取向，很容易滑向把社會衝突當成一種偏離形式，而在國家經理所有都市體系政治化了都市問題，並將地方性社區動員轉成新的、有意義的對建置價值之社會挑戰^⑥的新情境下，不再可被主張。在這些條件下，政治科學的多元論對都市問題發展出一個新的取向，並開始處理衝突與抗爭的問題，縱然僅是把這種過程當成不改變體系本質，而使之再平衡的冷酷的爭議步驟而已^⑦。但是，就如干森（Gamson）在他關於美國抗議運動的古典著作之一中所言：

「要適當地運作多元政治制度，必需同時具備一個潛藏的多元式社會結構與價值（頁6）……這是一個任何成員都可玩的遊戲。唯一的參加規則是抗爭團體必須答應注意自己的行為（頁9）……多元理論緊密地與集體行為傳統相連；它是銅板的另一面。它的演員是那些從事爭議以達成目標的團體。多元政治的中心過程是交易（exchange）……在這種本質上理性的、利益取向的政治之外，尚有另一種非理性的、極端的政治，在一種遙遠的、高度抽象目標的象徵層面上運作。對這種政治，我們留給那些知識工具準備用來了解非理性的社會心理學家分析^⑧。」（頁133）

我們，單獨地，已在早期的研究中批判了這種多元論範型的形上假設：亦即，把理性、利潤取向的個人當成整個社會組織的基礎，以及把政治過程當成一個開放遊戲，於其中不同角色可以參加並輸贏，

^⑥ Manuel Castells, 'Theorie et Ideologie en Sociologie Urbaine' in *Sociologie et Societes*, 2(1969); for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see Michael Dear and Allen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81).

^⑦ See, for instance, in classical showcases of the pluralist theory of urban politics, Edward Banfield and James R. Wilson, *City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Terry Clark,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Alan Altshuler, *The City Planning Proc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⑧ William A. Gams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75, pp.6,9,133).

卻不考量（除了以一種極遙遠的方式）遊戲規則與社會之結構性規則、制度間關係的歷史謬誤⁹。就如大衛·歐布連 (David O'Brien)（鄰里政治學領域中，多元分析最具一致性的代表者之一）以某種天真 (naivete) 的筆調所寫的：「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的、自利的人。組織者的中心任務是找到誘使這種個體對不可分割之集體財 (collective goods)（亦即，公共財）付出的動機¹⁰。」

在這種分析的極端下，社會已然消失，而我們被遺留在市場中。但是由於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對日益重要的集體或公共目標（它的價值，也因此，價格是不能區分）¹¹體認的必要，新古典理論，不改變其對個人理性與尋求利潤之行為動機的哲學主張，而卻偏好在相同的自由市場競爭的非歷史 (a-historical) 假設下，提出一個非市場的、集體過程的解釋性框架，以延伸其領域。

這種理論角度的最佳表現，是歐森 (Mancur Olson) 在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¹² 這本最近變成新古典理論的公共經濟學之珠的書中，為解釋群體行為所建構的精緻模型。特別是他為人熟知的「搭便車者的兩難」 (free-rider dilemma) 的分析。用他自己的話是：

⁹ For a critique of the ideological assumptions of the pluralist theory, see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chapter 11. Also Castells, 'Towards a Political Urban Sociology' in Michael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In fact, most of the arguments had already been developed in Castells, 'Vers une Theorie Sociologique de la Planification Urbaine' in *Sociologie du Travail*, 4(1969).

¹⁰ David O'Brien,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Interest Group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75).

¹¹ For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roots of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 see Ian G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79); for a percep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inuing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problems see 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1, chapter 6); for a present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politics, see Castells,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Contradictions in Advanced Capitalism' in L. Lindberg, et al., eds., *Stress and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apitalism* (Lexington: Heath, 1975); for an intelligent critique of our theses see Ray Pahl, 'Castells and Collective Consumption', *Sociology*, 12(1978), pp.309-15; see also Roger Benjamin, *The Limits of Politics: Collective Good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¹²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所謂的共同、公共或集體財，在此界定為……那些沒有購買、支付任何公共或集體財的人，不被排除或隔離於分享這些財貨的消費之外，若然，則並無集體財可言。公共財政學者低貶了 **建立共同目標或滿足任何共同利益**，意即，為該團體提供了一個**公共或集體財**的事實……隨之而來的是，組織的一般性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或集體財。國家 (state) 首先就是一個為其成員、公民提供公共財的組織；在一個標準的大型組織中，個體成員的位置可類比為一個處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公司、或國家納稅人；他自己的努力在組織的層次上沒有可見的效果，但是他可享用 **其他成員所帶來的改進**，不管他是否努力於支持他的組織¹³。」

換句話說，所謂搭便車者是那些享用團體或組織的好處，而同時減少本身參與的人。因此，對歐森與歐布連言，主要的問題在於組織如何經由提供成員額外的回報以誘導他們參與。

歐森的問題不是錯誤——而只是純然處於我們在這個研究中所提出諸問題的理論對蹠之地 (theoretical Antipodes)。我們所關心的是了解在歷史所激起的集體預期與社會衝突的基礎上，城市和社會如何變遷。而歐森所關心的則是理性個人如何避免太過於涉入集體動員，而能佔用其好處。事實上，歷史有三種角色：支配精英，新社會秩序的創造者，和社會組織的食利者 (rentiers)。我們的問題駐留於創造者如何、為何挑戰支配者，而把食利者的行為研究留給新古典經濟學者。

縱然，大多數多元理論者不作這種極端理性（界定於經濟方面）和建置遊戲參與者個體性的形上假設。更有甚者，他們大部份的看法，如李布斯基 (Michael Lipsky)¹⁴ 或馬林可夫 (John Mollenkopf)¹⁵ 認為

¹³ Op. cit., pp.14-16.

¹⁴ Michael Lipsky,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4(1968); also see Lipsky, *Protest in City Politics: Rent Strikes, Hous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Poor*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¹⁵ John Mollenkopf, *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社會抗爭是政治體制轉化的一個主要元素，或更準確地說，經由這種過程，政治體制被擴大或做某種修正。從這個觀點來看，體制的彈性和開放性被當成基本的特徵，用干森的話來說，是保存制度〔機構〕合法性與他們對付新挑戰者所必需的。

然而，這個角度除了從建置制度〔機構〕逐漸修正的過程之外，無法解釋社會轉化，而這種假設卻為大部份的歷史經驗所拒絕¹⁶。這種角度的問題在於它們在處理（一般的）社會運動或（特殊的）都市運動時，把它們可能造成的衝擊當成了政治制度等級，以及用建築比擬的底層。事實上，在此所強調的關鍵性理論元素為：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處在社會組織中的不同層面¹⁷。政治體制的目標是國家，依附著國家，而且是國家的一部分¹⁸。因此，在某些程度上，它制度化了某些社會支配形式，並接受在這些形式中討價還價的規則^{18 bis}；在尺度的另一端，存在、發展著與市民社會有關的社會運動，它們並不侷限、禁囿於遊戲規則與支配性價值及規範的制度化。這就是當政治黨派、聯盟成為社會爭議之工具時，社會運動就成為社會革新動力的原因。當社會運動同時是政黨運動，那麼就形成一個革命政黨。不論革命已實際發生，或僅在政黨的意識形態中具備革命性¹⁹，這兩種角色在社會變遷中並沒有等級的差別。沒有社會運動，來自市民社會的挑戰就不可能形成，以動搖強化規範、造就價值及保護私產的國家制度

¹⁶ See for example: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lain Touraine, *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 1973); Maurice Zeitlin, ed., *Classes, Class Conflict and the State* (Englewood Cliffs: Winthrop, 1980);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new enlarged edition);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Europe since 1968* (London: Macmillan, 1977, 2 volumes).

¹⁷ See the arguments for the distinction in levels of analysis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Alain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chapter 5.

¹⁸ Nicos Poulantzas, *L'E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 (Paris: PUF, 1978).

^{18 bis} Perre Birnbaum, *La Logique de l'Etat* (Paris: Fayard, 1982).

¹⁹ See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and Goran Therborn, *Le Defi Social-Democrate* (Paris: Maspero, 1981).

〔機構〕²⁰。沒有政治與開放的政治體系，則社會運動所激發的新價值、要求和渴望，不僅將褪色（而事實上，其經常如此），而且也無法照見社會改革和制度變遷的產生²¹。

因此，多元論的缺點在於兩方面²²：

1. 它傾向於忽視把不同的政治角色錨定於不同社會利益的一般性矛盾結構中。因此，這種理論無法處理爭議路線、下注的不同權力、和不同角色間的建置關係。
2. 縱然，多元論分析的領域排除了個人經濟理性的形上假設，而且政治體制也延伸到社會抗爭中，但是它的參考點仍只是國家與在既定社會結構中分享權力的可能性。在此之下，多元理論仍不能（或沒興趣）了解社會結構和其價值的轉化，也因此，無法提供我們一個研究都市運動的理論。

這種在分析上把理論運動由政治體制中區分出來的需要，不只是一個理論的爭辯，同時也凝聚於對運動和政治學的研究結果，甚至在美國也如此。就如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言：

「討論戰術和運動，有別於黨派的焦點，會產生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仰賴著研究正常政治遊戲在引起美國歷史變化所扮演主要角色之外的方法。當大部份運動都沒有牽扯暴力這回事(violence as such)時，美國社會中某些變遷曾是來自某些有道德正義動機的人，手執法律推動其動機意志所成之暴力戰術的結果。經由激烈行動，

²⁰ For recogni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autonomous social movements to open the way for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see the courageous book by Pietro Ingrao, *Crisi e Terza Via*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8).

²¹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social reform within the capitalist state, see 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and Norberto Bobbio 'Esiste Una Dottrina Marxista Dello Stato?' in Rome: Mondoperaio (May 1976); also Erik O.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and Allan Wolfe,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New York and West Drayton: Collier Macmillan, 1981).

²² For a critique of plural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a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Marxist-inspired political theories, we refer the reader to a major forthcoming book: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Theories for a New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不管是不是暴力，道德上激進的少數民族通常可穩住那些為取得某種程度的和平、穩定，而接受改革是必要這個事實的更溫和份子的支持或默認。某種程度內，在既定議題一方的極端份子出借信用給溫和派所提出的爭議。極端份子，不管是右派或左派，經常促使溫和派通過改革²³。」

當這種分析性的區分對研究社會運動和政治體制的互動有絕對關鍵性的精準時，大部份的多元論者（不像李普塞，他來自階級分析的傳統，但是在意識形態上變種）認為社會運動是為了加入體制內的一種資源動員的特殊形式。就如干森所謂的：「在偏激政治學與多元政治學的古二元之間，存在的是單純的政治」²⁴。

吊詭的是，當干森試著批評多元論傳統而將之歸於半真理²⁵時，他開展多元論對各種集體、自覺之動員形式的視角，以克服其主要障礙。

類似地，討論美國社會運動的知名研究，如歐伯斯洽 (Oberschall)²⁶和葉許 (Roberta Ash)²⁷，也注意到了社會運動這個古典社會學忽視的現象，但是卻低估了它的自我實在，而立即將之納入基本上屬於國家層面的政治過程。

梅路西 (Alberto Melucci) 在他那本各種學派討論不同文化中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最佳文選的導言中，他清楚地指出維持社會結構分析、政治體系及社會運動分析的自主性的必要。同時，他建立了集體行動（「……社會體系內衝突行為的集合……」）和社會運動（「不接受特定社會中制度化規範的社會角色、廢除政治體系規則，以及（或）

²³ Seymour Martin Lipset,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weryn Bialer and Sophia Sluzar, eds.,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77, p.121).

²⁴ Gamson, *Social Protest* p.138.

²⁵ Op. cit. p.142.

²⁶ 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3).

²⁷ Roberta Ash,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Chicago: Markham, 1972).

攻擊階級關係結構等的衝突行為」)²⁸間的主要差別。只有在這些差別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研究政治體系對於社會叛亂的共生性衝擊、從叛亂到社會運動的過渡、國家的改革，以及在社會運動直接間接衝擊下社會的轉化²⁹。

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只有皮文 (Frances Piven) 和克勞渥 (Richard Cloward) 一貫地應用這個觀點，研究抗爭運動的形成和它們對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改革的衝擊³⁰。正當他們的著作開啓了美國動亂及合作公社 (Co-opting) 抵制社會史的同時，他們的理論是如此的簡化，而且他們的意識形態路線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限制了他們對城市和人民間關係理論的建立。下面是他們最重要著作開頭的理論輪廓：

「常識和歷史經驗共同提出了一個關於任何社會中，權力根源的一個簡單但令人感嘆的觀點。殘忍但清楚地，那些控制著身體壓迫工具和控制著財富生產的工具的人，對一無所有者有「支配」權力。不管壓迫工具是由戰士種姓制度中的原始武力，或現代軍隊的技術武力組成都為真。並且不管生產控制是由僧侶控制之農業所仰賴的神秘曆法，或由金融家控制之大工業生產工具所依靠的巨額資本所組成都為真。由於控制財富可用以取得壓迫武力，這兩種權力根源通常會日漸合一而成為統治階級。常識與歷史經驗亦共同提出，這些權力根源又經由權力的使用而被保護與擴大，不僅控制了男男女女的行動，同時也控制了他們的信念。有些人稱之為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而另一些人稱之為文化的東西，包括了一組精巧的信念和儀式體系，以對人們界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為什麼；什麼可行的、什麼是不可行的；以及

²⁸ Alberto Melucci, 'L'Azione Ribelle: Formazione e Struttura dei Movimenti Sociali' in Melucci, ed., *Movimenti de Rivolta: Teorie e Forme dell'Azione Collettiva* (Milan: Etas Libri, 1976, p.17).

²⁹ Alberto Melucci, *Sistema Politico, Partiti e Movimenti Sociali* (Milan: Feltrinelli, 1976); also Alain Touraine, *Production de la Societe*.

³⁰ Frances F.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隨著這些信念而來的行為命令³¹。」

這種由聯合精英控制之全然一貫而密閉的多重壓迫體系的泛歷史概念(trans-historical concept)，把人民運動由國家機器的過程中區分出來。但是這個區分變成了中國的長城，僅能由無組織的、個別的人民暴亂滲透進去，並且只由他們一直停留在無組織的，以及他們的戰術是零散的狀態下才行。甚至在這些條件下，運動的命運仍被社會演化階段和全盤政治框架預先決定：以皮文與克勞渥的話來說，「抗議者所贏的，假如他們全然地贏的話，是歷史條件已準備讓步的³²。」

因為在這種角度下，人類並未受制於自己的歷史，但是戲中演員的劇本已（被某人？）事先寫好，而且他們的演出不可避免地將在流血與合作中結束。這既非我們的看法和經驗，也不是我們對不同社會的城市十年研究所觀察到的。

問題仍在於我們應如何使用我們的觀察與推敲，以填補我們在累積探討與知識交流的找尋中所發現的理論真空？

我們的知識骨幹，馬克思主義傳統，自我們進入社會運動這個不確定之境地起也無甚助益。就古典馬克思主義言，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重建前人貢獻以分析城市的努力顯示³³，這些貢獻都侷限於城鄉關係的研究上，就如建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³⁴和《總導言》(Grundrisse)³⁵某些文字上的不同生產方式特性的分析。也包括恩格斯攻擊布爾喬亞社會合伙主義(Social Paternalism)住宅改革的小冊子³⁶

³¹ Op. cit., p.1.

³² Op. cit., p.36.

³³ Henri Lefebvre,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Paris: Casterman, 1972).

³⁴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Ideologie Allemande* (written in 1845-46, first published in Moscow, 1932; Paris: Les Editions Sociales, 1962). English edition,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³⁵ Karl Marx, *Grundrisse* (translation in French by Dangeville), first integral edition in French, Paris: Anthropos, 1968. English edition,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³⁶ Friedrich Engels, *La Question du Logement*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4 written 1872,); English edi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ist Library, volume 23). For our critique of Engels' position on housing and urban problems see, Manuel Castells, 'Revisar a Engels', Madrid: *Argumentos* (July 1979), pp.6-20.

，和他討論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對1845年工業城市曼徹斯特非常仔細研究的生動的專書³⁷。但是就如列斐伏爾所言，在後來曾有某種化約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甚至馬克思、恩格斯也都如此，在為工人運動和人民叛亂提供理論工具的緊急任務壓力下，被迫將資本積累和國家支配當成他們革命知識工作的戰線。就如列斐伏爾所寫的「革命思想將變成小心謹慎的戰術家。它將在這個過程中消失。它關心的重點將轉而安置在工作與生產的場所。然而這不是1845年的方向和預見。它能否不成為先後化約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結果，而在二十世紀實現³⁸？」

總之，這種化約論對重建馬克思主義都市問題思想，有其持續的結果。1960年代末，列斐伏爾³⁹和我們自己⁴⁰在不同甚至對立的路線上，呼籲著應該在都市的新問題領域引入階級衝突分析，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遺產，我們樂於見到這個方向研究的發展，首先在法國，後來在其他國家。這不必然因於我們的呼籲有力或有影響，而卻是正是時候。高度資本主義社會日增的都市矛盾和衝突，使我們有必要再次擦亮都市理論主流⁴¹。

但是，就如森德士(Peter Saunders)敏銳指出⁴²：除了某些幸運的例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並未在此挑戰中站起來。相對於人文生態學的實質決定論，或渥斯式傳統(Wirthian tradition)的文化唯心論，馬克思主義者傾向於將城市和空間化約為資本的邏輯⁴³。在資

³⁷ Friedrich Engels, *La Situation de la Classe Ouvriere en Angleterre* (first published 1845; this edition,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0); English editio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0).

³⁸ Lefebvre, *La Pens'ee*, p.25.

³⁹ Henri Lefebvre, *Le Droit a la Ville* (Paris: Anthropos, 1968).

⁴⁰ Manuel Castells, 'Y a-t-il une Sociologie urbaine?', *Sociologie du Travail* 1(1968); 'Le Centre Urba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May 1969); 'Sociologie Urbaine' (1969); and 'Structures Sociales et Processus d'Urbanisation', *Annales* (September 1970)

⁴¹ See the very detailed analysis by Sharon Zukin, 'The Cutting Edge: 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in *Theory and Society*, 9(1980) pp.575-601; see also John Walton,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3, 2(1981).

⁴² Saunders, *Social Theory*.

⁴³ Alain Lipietz, *Le Capital et son Espace* (Paris: Maspero, 1976).

本主義條件下，把經濟因素重新引入都市化分析中，曾是對此空間分析中經常遺漏的角度的一個有用的提醒⁴⁴。然而，許多作品充斥教條，並因為不注意經驗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論而被糟蹋。在某些比較細緻的分析中，國家被當成都市化的主要角色，特別在法國，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就如正統馬克思學派代表性者洛金(Jean Lojkine)的著作所言，國家是一個單純為滿足支配單一目標利益，即壟斷資本利益極大化的機器⁴⁵。因此，在法共所發明的證實其政治孤立的偽理論(pseudo-theory)的路線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⁴⁶，城市，不論是在巴黎⁴⁷、里昂⁴⁸、或一般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乃簡單地成為國家不斷追逐金融資本利益的努力結果。事實上，由於很難忽視非共產主義城市中社會改革的努力，因而出現了一種新的研究方向，以呈顯資本主義支配下由社會主義政黨治理的城市的其他面貌：《勞工階級與社會民主：麗里與馬賽》⁴⁹。對作者言，不幸地，此書出版於1981年，社會主義贏得法國政府控制權，並容許法共象徵性地參與(不論他們差勁的表現)的前一個星期。由於交通是法共所掌握的部會之一，因而可以安全地預測將進行一個測試工人階級監督下新的、成功的交通政策假設的研究計畫，或者換言之，在法共監督下的計畫，以在黨的路線下繼續理論建構的卑鄙模式。

這些提示與政治上的繞道⁵⁰，是我們嘗試建構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的核心。一方面，它們描繪了拒絕知識實踐中不容許根據不同政黨路線變化修正理論取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重要地，它們明示了

⁴⁴ See, for instance, Christian Topalov, *Les Promoteurs Immobiliers* (Paris: Mouton, 1974); Doreen Massey and Alexandro Catalano, *Capital and La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⁴⁵ Jean Lojkine, *Le Marxisme, L'Etat et la Question Urbaine*(Paris: PUF, 1977).

⁴⁶ Collective autho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Trait'e Marxiste d'Economie Politiqu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1).

⁴⁷ Jean Lojkine, *La Politique Urbaine Dans La Region Parisienne*(Paris: Mouton, 1973).

⁴⁸ Jean Lojkine et al., *La Politique Urbaine Dans la Region Lyonnaise* (Paris: Mouton, 1975).

⁴⁹ Danielle Bleitrach, Jean Lojkine, Ernest Oary, Roland Delacroix, Christian Mahieu, *Classe Ouvriere et Social-Democratie: Lille et Marseill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81)

使用第三國際或法共(它也一樣)所編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了解城市及都市社會運動，或更單純地，提出社會運動概念的困境。過去十年間，我們已明顯地注意到，城市形式及議題的產生乃不同社會行動者，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我們稱之為社會階級間衝突過程的結果。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將衝突形式連到社會及經濟，或換言之，連到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的必要。事實上，我們保持著此兩極間的張力而尚未能完全統合這兩個過程。我們寫了《都市鬥爭》(1973)⁵¹以呼籲對城市中升起的新社會鬥爭形式的注意，而沒有充分參照整體社會結構對它們的決定。同時，我們和勾達(F. Godard)寫了《壟斷都市》(1974)⁵²，以呈顯出資本邏輯和國家間的錯綜交雜，如何成為都市體系產生的根源。為了在經驗研究上表白這個假設(而且我們認為我們成功了)。唯一的法國城市(Dunkirk)被選為例子，於此，國家和大公司(特別是鋼鐵和石油)決意邁向一個重要的合作計畫，此將在未來幾年內加倍了都市地區，並把它的生產力提高三倍。然而，當我和一組勇敢、機智的研究者合作嚐試著把所有面相，即，資本邏輯、國家行動及都市社會運動的形成，組織在一個高度形式化和系統化的經驗方法中時，產生了我們認為我們在經驗研究上唯一主要的大敗筆：《住宅危機與都市社會運動：巴黎區域調查》(寫於1974，出版於1978)⁵³。失敗的原因深藏在馬克思主義社會變遷理論的核心，不論我們取得的資料品質多麼傑出，與我們合作的研究者多麼聰穎。可以

⁵⁰ It would also be wrong to consider these observations as a personal reaction against past errors on our part. Not only have we never collaborated with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but I have also been considered by the French communists ideologically idealistic, and politically an independent leftist. While we always kept colleg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French Communist researchers (we published most of their work in the series we edited), we were always openly critical of their economic approach to urbanism.

⁵¹ Manuel Castells, *Luttes Urbaines* (Paris: Maspero, 1973).

⁵² Manuel Castells and Francis Godard, *Monopolville: L'Entreprise, l'Etat, l'Urbain* (Paris: Mouton, 1974).

⁵³ Manuel Castells, Eddy Cherki, Francis Godard, Dominique Mehl, *Crise du Logement et Mouvements Sociaux Urbains: Enquete sur la Region Parisienne* (Paris, Mouton, 1978).

確定的是，來自我們早期阿圖塞式典範和經驗社會學的標準程序，所異種交配而成的一個高度形式化符碼化的社會運動檔案，使得這個研究變得很糟糕。但是，假如我們可以掌握關鍵性的理論問題，我們可以改正研究工具，甚至完全改變我們的研究方法。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未能成功，在於我們嘗試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未實現者，除了經由一個特殊的解答外，而這個解答正是我們那個研究階段中所拒絕的。讓我們解釋一下。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資本和經由生產力發展的歷史發展理論，同時也是不同社會角色為生產品占有並決定社會組織而戰鬥的階級鬥爭理論，因為「……歷史簡述了人類的自我生產」⁵⁴。列寧主義（包括托洛斯基、毛澤東及史達林）在國家理論上加一些元素，但是這個理論是下列兩元素的副產品：國家或是階級支配的工具，或是資本主義新階段（或新生產方式）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從不是一個統一理論（a unified theory），既不明確亦非政治鬥爭實踐的統一理論。它被這個實踐所豐富、發展，同時也被解體並當成操控的工具，以及，後來被當成意識形態宣傳及國家宗教的對象。但是作為一個理論體系，它的知識傳統和政治遺產通常被這兩種堅持所支配，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可在同一作者中發現。並且這不是青年馬克思（親階級鬥爭）和成熟馬克思（集中在資本）間的對立本質。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同時寫了《資本的積累》⁵⁵和《罷工、黨和工會》⁵⁶兩書。可能只有盧卡奇（Lukacs）、葛蘭西（Gramsci）、和意大利歷史學派才清楚地偏向階級鬥爭的傳統⁵⁷。可以確定地，我們明白：資本的積累包括著剝削，也因此包含著某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但是在列寧主義的傳統，當他們化約至根本時，

⁵⁴ Karl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as cited by Lefebvre, *La Pens'ee* p. 34.

⁵⁵ Rosa Luxemburg,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first published 1912; this edition, Paris: Maspero, 1967, 2 volumes).

⁵⁶ Rosa Luxemburg, *Greves, Partis, Syndicats* (first published 1909; this edition, Paris: Maspero, 1966).

⁵⁷ As shown in the brilliant book by 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Gramsci et l'Etat* (Paris: Fayard, 1975).

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發展乃在下層建築（社會的基礎）中運作。而被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所決定之階級的政治、文化和武力的鬥爭，則發生在不同的層面上，以贏得社會並根據他們的利益重組之。

但是結構與實踐間的關連，即生產方式和階級鬥爭在歷史進程間的關連又如何建立？根據馬克思的看法，乃經由階級的形成和階級意識：一個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轉成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但是這又如何發生呢？馬克思並沒有回答。列寧和第三國際提供了答案：經由革命政黨。為什麼黨是革命性的⁵⁸？因為它代表了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而我們又如何得知呢？因為它製造了革命，奪取權力，並建立了無產者的政權。我們如何知道無產者握有權力？起先，在一個短暫的時間中，由於委員會，工人階級的先鋒，奪取了政權。後來，由於新國家機構的出現以追逐這些利益及意志，並在長程中，瓦解國家機構本身。然而，不論如何，社會主義國家中蘇維埃之無產階級性格，以及工人階級全部實踐性質的保證，乃是他們尾隨著黨路線的方式，並且黨的勝利乃這個路線的證明，同時它的革命性格，準確地說，黨的勝利證實了它乃是歷史所決定的發展中的自覺的代理人⁵⁹。列寧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不可或缺的部份，不只由於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同時也由於只有他的理論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建構中，建立結構和實踐間的橋樑。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鬥爭在被剝削者的行動中合而為一轉化成黨，它為工人和生產力的無限發展發言。

因之，從定義來看，在馬克思主義中並不存在社會運動作為社會轉化作用者的概念。其中有階級鬥爭和群眾組織以革命保衛自己的利益，但是卻沒有任何自覺的集體角色可以自我解放。馬克思所提出的

⁵⁸ We developed most of these ideas about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party in Marxist theory in, 'Le Teoria Marxista de las Clases Sociales' in Raul Benitez et al., *Las Clases Sociales en America Latina* (Mexico: Siglo XXI, 1973); also see the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our, *La Lucha de Clases en Chile*.

⁵⁹ For a perceptive expose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see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1: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